我是“顺妈”

黄爱莲

6.冀伯伯其实是你的亲生父亲

“他的名字不是叫冀朝鼎吗？”不等妈妈回答，我接着说，“冀伯伯从波兰访问回来时还给我买来一个穿着花裙子的漂亮的金发娃娃。我还记得7岁那年我因疝气开刀住院，他还送给我一个国外买的质量很好的暖水袋，他好像是很喜欢我的。”

“我们过去都不知道他早就是共产党，还在1927年时就在苏联加入了。他和你爸是同班同学，我们那时都在美国勤工俭学，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拿了经济学博士，又在芝加哥大学拿了法学博士。他是这些清华留美的学生里最杰出的一个人。”妈妈带着敬佩和爱慕的语调说着。我有点兴奋起来，但妈妈沉默着。突然我的妈妈坐到我身边，一把抓住我的手，我可以清楚感觉到妈妈的颤抖和灼热，这股热流在不断地循环翻转，终于流到了顶点。妈妈不能再保守这个守了21年的秘密了，她猛地张开了嘴，却用极低的声音对我说：“你不知道，冀伯伯其实是你的亲生父亲。”一句话揭开了我身世的秘密，终于火山口喷出了火焰，我在惊愕不止之后抱着母亲大哭。母亲把二三十年积在心里的从来无法公开的感情倾倒出来，我把对亲生父亲无法挽回的爱喊出来。其实，那个时代私生女并不是一件能被接受的光明正大的事。

此时，我突然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文革”前三年，1963年夏天的一天，我从音乐学院回到家中，看见母亲刚哭得肿了的眼睛，她一把搂住我说：“小莲，明天把衣服穿整齐和我们一起去首都剧场参加一个重要的追悼会。”“谁死了？”我惊讶的不是谁死了，而是为什么我要去参加这个追悼会，还要穿得整齐。我从来不爱和年纪大的父母的朋友交往，我只知道每日弹琴，何况那时我还在准备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拔呐！当然不关心家中发生的任何事，这些事从来也不是我需要操心的。但是这次我乖乖地服从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使我屈服，同时充满悲哀。

那年代只有国家最重要的人物过世才可能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追悼会，当我走进肃穆的首都剧场大厅时，看见从门口开始就摆满了花圈，花圈上有熟悉的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也有不认识的各种外文写的，我抬头看见了我一向敬爱的冀伯伯和善温厚的黑白大照片被端正地摆在两个长长的大对联中间：*饱历风险四十载对内外敌人斗争立场坚定灵活机智 鞠躬尽瘁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赤胆忠心浩气长存*

两条长长的挽联挂在大照片的左右两旁，担任主祭的是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陈叔通、傅作义、叶季壮、南汉宸、廖承志、刘宁一、张奚若、楚图南、柯弗蓝、爱德乐等15位。我被带到第一排，紧挨着这些国家领导人，我父母坐在后面，我没想到这位和蔼的冀伯伯原来是这么伟大的一个人！我听见廖承志同志致悼词：“朝鼎同志对党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在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中，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他能出淤泥而不染，立场坚定，机智灵活。与敌人斗争英勇顽强，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中鞠躬尽瘁，遵守纪律，不怕艰苦，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忘我地为党工作，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的伟大事业，成为我们在国际活动中的榜样。”

我悲哀得几乎不能自制，从这排高级领导人中走出一位“大姐”级的人物，她走到我面前拉起我的手说：“你要好好努力，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啊！”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们都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但为了保护我的冀爸爸的名誉，他的所有同学、领导人和朋友从来没有一个人传说过他的私事，没有一个人说过他的闲话或评论过他的并不成功也不愉快的爱情生活。

就在坐车回家的路上，我妈让我和冀爸爸的一位清华老同学、老同事程海峰坐在一辆车里。程伯伯是一个瘦小的背部驼了一个大包的小老头儿，但他的眼镜后面藏了一双机灵的眼睛，说起话来又快又利索。妈妈用哽咽的声音对我说：“你听听程伯伯给你讲讲冀伯伯的故事，他知道很多，原来你冀伯伯做了那么多有贡献的了不起的事！我们都是今天才知道。”

手术室

曹钟强

6.我们将一查到底

李晓强随后给他静脉注射了麻醉拮抗药，再用了一支呼吸兴奋剂。果然起效了，范多多睁开了眼睛，肌力也渐渐恢复，潮气量恢复到每次二百五十毫升以上。李晓强继续观察了一会儿，便轻轻地把气管导管拔除了，在旁静候的林步清见状大喜过望，又重重地拍了拍李晓强，说：“今晚，我请你吃夜宵。”随后又对守候在一旁的韵霞兴奋地说：“你好好学学，将来要像李医生，特别是你姐姐那样，对医术就要精益求精。”韵霞望着李晓强，心里又有增加了一份亲情。

那晚，林步清值班，他的一位远房亲戚敲门而入，坐在他面前，林步清本来就讨厌他，视他为唯利是图之辈，这次见到他更是恶从心头起。不料，他却语出惊人：“林医生，这段时间一定遇到波折吧。”林步清冷漠地看着他，一言不发。他继续说道：“我可以让你事业兴起，大展宏图。”林步清说：“你是不是在说梦话。”但他却依然感觉良好地说：“我的朋友三教九流，到处都有。”林步清说：“这又怎么啦？”他硬凑到林步清耳边说道：“我俩可以立一个城下之盟，我帮你到处宣传，拉病人，而你在这里稳坐钓鱼船，收红包，发大财。”一提到“红包”这个敏感的字眼又绷紧了林步清那根神经，他不耐烦了：“看来你来是充当医托的？”“对，对呀。”

在院务会议上，有关医托的问题被摆在桌面上，保卫处顾处长说：“这段时间，在我们门诊大厅发现几位医托看到有些病人因为挂不上专家门诊号而发愁时就主动上前搭讪，声称自己有关系可以联系到附近几个特色门诊的专家，不仅不用排队，而且诊治技术高超，疗效非常明显，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外地病人被哄去就诊，结果不但花去昂贵医疗费用，而且，医疗效果差，患者意见很大，但由于患者是在我们医院门诊大厅被医托连哄带骗拉去的，最终也影响我们医院的声誉。”张院长一直很严肃地听着，此刻，已按捺不住气愤，说：“这种情况我也有所耳闻，今天召开院务会议就是讨论如何整治，维护良好医疗秩序。”

孙副院长谈了他自己的观点：“医托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是因为目前医疗资源比较紧缺而各个医疗机构竞争比较激烈而产生的，如果它能合理分流一部分病人，缓解大医院压力，那么它的存在也无可厚非，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利益的驱动下，连哄带骗地引导患者误入高价门诊，开大处方，开高价药，结果疗效差，特别是延误了患者病情的治疗，后果严重，这当然需要整治。”

项处长问：“听兄弟医院的医务处长说，他们医院的个别医生也和医托有一点联系，为他们增加一点病人，不知我们医院有吗？”顾处长立即回答：“从我们的观察以及从病人中了解，至少目前还没发现有这种现象。”

张院长脸露一丝宽慰，说：“要维持良好的医疗秩序，根本在于有否良性的医疗竞争，良性的医疗竞争在于医务人员是否具备良好的个人素养。医生的声誉不是靠医托托出来的，医院的名誉不是靠医托捧出来的。合理的医疗中介，我们当然认可，但要是扰乱正常的医疗秩序，我们就应该制止，如果我们医院的医务人员与医托有着利益上的挂钩，我们将一查到底，坚决抵制，保持我们职业的神圣。”

顾处长说：“张院长的表态让我们工作有了信心，从明天起，我们将在门诊大厅加强巡视，一旦发现有医托哄骗病人就立即上前阻止，维持正常的医疗秩序。”孙副院长补充道：“在这同时，我们如果能更好落实专家门诊，给更多的病人提供就医方便这就从源头上来阻止医托行为的发生。”“对。”张院长讲。

在病房大厅，韵霞巧遇李晓强，便含情脉脉地说：“春天来临了，老师有什么旅游计划吗？”李晓强答：“苏州。”“好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园林闻名天下，令人向往。”李晓强神秘兮兮地对她说：“我昨晚还对苏州园林作了一首诗呢。”韵霞轻轻拉了拉他的手臂，讲：“洗耳恭听。”李晓强朗诵道：“诗名是《游苏州园林》，诗句是：亭台楼阁是主角，叠石成山添风采。漫步长廊读春色，深潭锦鲤喜迎客。”

韵霞说：“还真不错，这既勾勒出苏州园林的特色，又谱写出了苏州园林的神韵。你可以去当地当导游了。”李晓强开玩笑说：“那你就是我的第一个游客啦。”“好，现在就报名。”韵霞毫不迟疑地说。